

笋瓜 自传

Autobiographie d'une courgette

[法]基尔·帕里斯 著
邱曙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继《放牛班的春天》后，

又一感动法国和世界的温情故事

《世界报》《费加罗》《LIRE》《ELLE》等

30余家 各路媒体共同力荐

一个天真无邪的**9岁男孩**，一家喧闹杂乱的

儿童收容所，一段催人泪下的成长历程

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，笋瓜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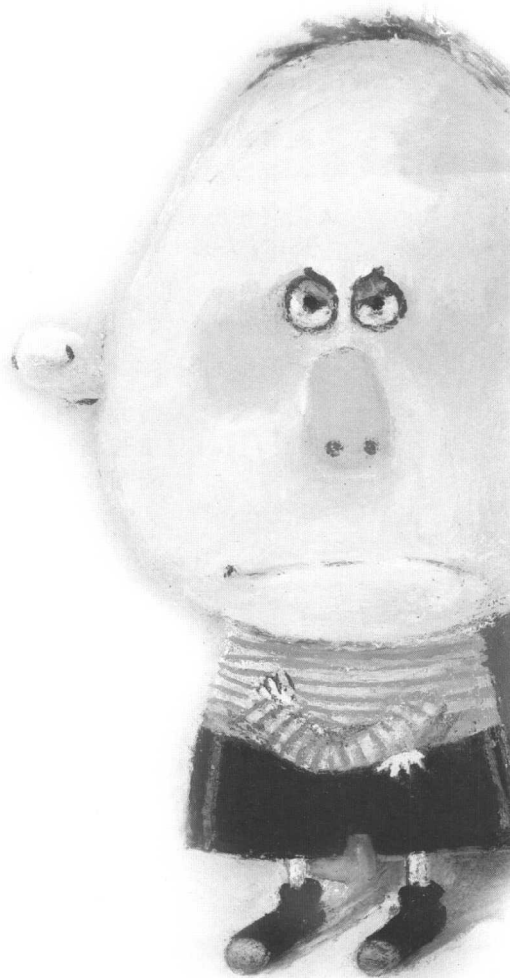
但我们依然**心灵相通**

畅销文库

笋瓜 自传

Autobiographie d'une courgette

[法]基尔·帕里斯 著
邱曙苇 译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5-4126

Autobiographie d'une courgette

Copyright © by Gilles Pari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LON 2002

through Ms. CHEN FENG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笋瓜自传/(法)帕里斯著;邱曙苇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
ISBN 7-02-005250-9

I. 笋… II. ①帕… ②邱… III. 长篇
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1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6825 号

特约策划:蔺 瑶 罗晓荷

责任编辑:黄凌霞

封面设计:陈 炯

笋 瓜 自 传

Sun Gua Zi Zhuan

[法]基尔·帕里斯 著

邱曙苇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)
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6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

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3000

ISBN 7-02-005250-9

定价:17.00 元

作 者 按

我非常感谢普雷斯瓦·杜洛瓦儿童收容所的所长雅克琳·维亚拉特女士，以及教导员和心理学家为这部小说所提供的宝贵意见。

同时也非常感谢福尔热的教师帕斯卡·拉加尔德，以及博比尼的少年法官玛丽安娜·波龙女士。

请不要看了这本《笋瓜自传》之后认为对他们有所影射：虚构也是迷惑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从普雷斯瓦·杜洛瓦儿童收容所和福尔热学校中得到启发，在故事情节和法律上有一定的根据，其余则都是出于作者的想象。

请他们对我的某些自由处理给予谅解。

作者简介：基尔·帕里斯在出版社工作。1991年瑟伊(Seuil)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《爸爸和妈妈都死了》，这部小说已改编成电影。



从小以来,我就想杀掉天空,因为妈妈经常跟我说:

“我的笋瓜,天空广阔是为了提醒我们在下面的人是多么渺小。”

“生命从坏的方面来讲,就好像这块灰蒙蒙的布满乌云的天空,只会带来不幸。”

“所有的男人都是脑袋瓜长在云端里,改不了的,就像你愚蠢的父亲,带着一只野鸡去周游世界。”

有时候,妈妈就乱说一气。

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走了,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带着我邻居的一只野鸡一起去周游世界。野鸡是多么愚蠢,它总是吃我掺在谷子里的啤酒,然后跌跌撞撞地碰在墙上,便昏倒在地了。

如果妈妈说这样的蠢话,并不是她的错。这要怪她在看电视时喝的那些啤酒。

她咒骂天空,又没头没脑地打我,尽管我没做任何坏事。

我对自己说天空和挨打总是一起来的。

如果我杀掉天空,妈妈将会平静下来,我便可以安静地看电视,不用挨上一顿痛打。



今天是星期三。

校长说：“这是孩子们的星期天。”

我宁可去学校。妈妈看电视，我想跟格雷戈里玩弹子，但是格雷戈里住得很远，自从我们的妈妈彼此因为气球和打碎玻璃窗吵过架后，他就不能再住在我家了。妈妈在电话里说格雷戈里是“无赖”，由于电话那边的太太说“这总比酒鬼强”，妈妈骂了声“臭婊子”后就挂上了电话。

我跟妈妈说：“来跟我一起玩弹子”，但妈妈却跟电视里的人说：“小心，他在你后面，他要杀了你。”那时我坚持，妈妈还是对着电视说：“那个人真是个笨蛋。”我不知道这个笨蛋是指我，还是指妈妈关照了以后仍然被逮住的那个先生。

我上楼到自己的房间，看着窗外邻居家的儿子，他不需要别人会一个人玩，他爬在猪背上，就像这是一头驴，他一个人在开心。我很伤心，我走进妈妈未铺好床、满地是衣服的房间，我替她铺好床，我需要一张椅子，把她的衣物放在堆成山坡似的筐子上，然后我不知再去做什么。我翻东西，在五斗橱里一叠未烫过的衬衫下面，我发现了一支手枪。

我简直太高兴了，我想：“我要拿着手枪去花园里玩。”我把手枪藏在裤子里，若无其事地往外走。

不管怎么样，妈妈没看我，她还是对着电视说：“这个女孩，她不是你的人，我的孩子。”

到了外面我不需要瞄准，天空大得很。

我打了一枪，我摔倒在地。

我爬起身，又打了第二枪，又摔倒在地。

妈妈从屋子里出来。由于腿有病她总是跛着走，她大声嚷嚷：“乱七八糟是干嘛？”然后她看到我手里的枪，她冲着我大叫：“我给好上帝做了什么，生了这么一个笋瓜，跟他爸一样德性！快把枪给我，小混蛋！”

她试着从我手中夺走枪。

我说：“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你，我再也不要你对我嚷嚷”。我紧握着枪不放，妈妈仰天倒下。

她扶着那条不好的腿大声骂我：“混蛋。”我问：“你弄痛了？”她用另一条腿站住，那条跛腿踢了我一下，她大声对我说：“立刻把枪给我，不要让我说第二次。”我说：“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跟我说了。”我不给她枪，她咬我的手，我顶住，死握着枪，枪走火了，妈妈向后翻倒。



我长时间地躺在草堆里望着天上的云。

我寻找爸爸的头为了让他告诉我该怎么办。

我没有杀掉天空。

只是戳破这些带来厄运的云，那时是爸爸给我带来了眼泪，洗掉妈妈睡袍上的血渍。

起先，我相信她睡了，或者装着睡了，故意跟我开玩笑，尽管这不是开玩笑的事，特别是从她发生事故以来。

我摇一摇她。

她像一个软绵绵的玩具娃娃，并睁大着双眼。我想到警匪片里许多女人被杀后都像软绵绵的玩具娃娃。我自言自语说：“是这样，我杀了妈妈。”

在这些影片里，我们不知道这些玩具娃娃后来变成什么了，于是我等着黑夜来临，我非常饿，决定回家吃一片涂蛋黄酱的面包，然后我不敢再出去了。

我想到这些活死人站了起来，拿着斧头，瞪着眼睛，令人可怕。

我爬到阁楼，我肯定因为她那条腿，僵硬的腿，妈妈不会上来找我。

我咬着苹果，没有勇气拿它当足球玩。

我睡着了。

当我睁开双眼时，房间里有许多声音，我害怕活死人和软绵绵的玩具娃娃，他们在喊着我的名字。

没有人叫我伊卡尔，除了那位女教师。

对所有人来说，我是笋瓜。

然后阁楼的门打开了，出现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，他不像个活死人，但是有时候这些人非常狡猾，他们装成人类，就像在《入侵者》里一样，我把手里所有的苹果向他扔去，这位先生倒在地上。

然后我认出邻居家的儿子，他和许多警察滚了下去。

他们中的一个说：“当心苹果！”说时踩在上面滑倒了，而邻居家的儿子弯身对着那位先生喊：“你杀了我爸爸！”另一个警察说：“不是的，你的爸爸只是被打昏了。”那个爸爸站了起来，所有的人都在靠近我，我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是电影结尾。”

我把脸藏在双手里，等着一顿痛打。我感到有人在抚摸我的头，我又开手指，那个爸爸在我旁边蹲着，并对我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看到干了这件事的先生吗？”

所有的警察看着我，包括邻居家的儿子。

所有的眼睛看着我，让我感到有点怕，全身发抖，我听到一个很粗的声音说：“让我单独跟这小孩在一起，你们看到他被吓着了”。

所有的人都离开了，只剩下这位嗓门很粗的警察，他往地上一坐，并用手推开地上的苹果。

衬衫下挺出他雪白的大肚子。

“伊卡尔，你几岁啦？”

我用手指数着，就像女教师教我的那样，说：“九岁。”

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本子，在上面写了点东西，然后他放低粗嗓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对他说了活死人和软绵绵的玩具娃娃，还有伪装成人的入侵者。

这位警察提起他的军帽搔了搔头，对我说他叫雷蒙，并说我可以这样称呼他。

“好的”，我回答到，“但是你，你叫我笋瓜”。

他没说什么，然后非常轻，轻得我要请他再说一遍同样的问题：“你妈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啊，这个，是由于天空。”

警察看着他沾满烂泥的鞋，轻声说：“天空？”

然后我向他说我那糊里糊涂的爸爸，他的404手枪向老橡树问好，打坏了我妈妈的腿，还有一位先生每个月寄钱给我们买食品和我的尺寸大小的衬衫。

“你的爸爸，他在哪里？”雷蒙问。

“我爸爸，他跟一只野鸡一起去周游世界了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这位警察抚摸着我的头说。这些人抚摸我的头，这让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身子往后退。

“那么你的妈妈。她对你好吗？”这位先生一边摘下他的帽子一边又问，他的头发都贴在头皮上，在他的前额可以看到帽子所留下的印子。

“对，好的，她做的土豆泥很好吃，有时候我们还会开玩笑。”

“什么时候你们不开玩笑？”

我想了想,说:“当我爬到阁楼时?”

“是的,当你爬到阁楼时。”

“这是因为我做了一件蠢事,我不要挨一顿痛打,后来又要擦脸,去擦掉她的手指印子,她腿脚不灵,这并没危险。”

“那你最后干的蠢事是什么?”

“嗯,我最后干的蠢事,我想是昨天我拿着手枪玩的时候。”

“我的孩子,手枪可不是玩具。”

“我,我不想一个人玩弹子,妈妈要看电视,格雷戈里不再来家里了,我没有事做,我也不像邻居家的儿子那样会跟猪说话。”

“好吧,好吧,这把手枪那时在哪儿?”雷蒙搔了搔头问我。我心想也许头上长了虱子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。

“在妈妈的房间里。”

“你妈妈,她经常让你拿枪吗?”

“不是的,我不知道她有枪。”

(我不敢说我乱翻了一通。)

雷蒙吮着他的笔就像吮一根草。

“接着发生了什么?”

“嗯,我带了手枪出去,玩了起来。”

“这不是玩具?”

“你已经说过了,先生,你要是那时在,我们就可以一起玩弹子了。”

“你叫我雷蒙,我对你说过。好,那么这把枪,你开了枪?”

“是的,我要杀掉天空。”

“杀掉天空?”

“嗯,是的,天空,那些云只会带来厄运,后来我妈妈喝了许多

啤酒，她整天大喊大叫，她打我耳光，打我屁股，她的手指印在我脸上，在我屁股上留了很久。”

“你妈妈打你？”

“起先，是我做了蠢事时打我，但是有时候毫无理由地打，就像她毫无理由地大喊大叫，而我，便爬到了阁楼，同苹果睡在一起。”

雷蒙在他的小本子上不知记下了什么，他伸出了舌头，让我觉得很好笑。

“为什么笑，我的孩子？”雷蒙用他的大嗓门问我。

“你伸出舌头就像胖马塞尔，当他给教师罚抄写时就是这样的。”

警察笑了，他又搔了搔头，我问他头上是不是有虱子，他就像一个聋子似的回答我的问题：“你妈妈，你也向她身上开枪了？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她要夺下我的手枪，她非常生气，她说我像爸爸一样愚蠢，枪就自个儿响了。”

我试着要把堵住喉咙痒痒的眼泪往回咽，但是眼泪还是流了出来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“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的孩子，静一静心，拿着我的手帕。”

我用手帕擦眼睛，因为我鼻子塞住，我就擤鼻涕。

“你有亲戚吗？我的孩子。”

“没有，我除了妈妈没有别人。”

我把手帕还给他，他放进口袋。

“好，你跟我上警署去，我们要去请法官。”

“法官，是用榔头敲打，把坏人送进监狱的先生吗？”

“你不是坏人，孩子，你太小不能送监狱，法官将会送你一个

地方,那里有许多像你一样的孩子。”

“那么妈妈,她也会来吗?”

雷蒙搔着脑袋说:“你妈妈,她将永远在你心里或者在你脑海里,但是现在她走了。”

“她走到城里去了?”

“不,她去了天空,和那些云在一起。”

“不!”我说,“她不跟云在一起,她跟我爸爸在一起。”



当我们走进警察署时，一名警察开玩笑说：“怎么样，雷蒙，你找到搭档了？”雷蒙望着他，警察望着自己的鞋。

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，这位不再开玩笑的警察，拿了个塑料杯盛巧克力给我，当雷蒙在隔壁办公室打电话时，他留下来陪我。他问我做了什么事情才被带到这里来的，我说我用手枪没有击中天空却击中了妈妈，这位警察张大了嘴巴直到雷蒙进来。

“迪戈米埃，当心苍蝇飞到你嘴巴里去，去给我拿杯咖啡来吧。”

然后他转向我说：“好，我的孩子，我同法官说过话，我将带你去枫丹白露旁边的一个儿童之家，那边有位子，以后你会见到法官。”

“那是个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和一群孩子，还有一些教导员会照顾你的。”

“什么是教导员？”

“教导员就是将要照顾你的先生或女士。”

“这些教导员，他们会打人屁股吗？”

“不会，他们也不会大喊大叫，除非你使他们生活不下去，但是你不像个孬种，我的孩子。”

我感到喉咙发痒，我把眼泪咽了下去。

我坐在这张对我来说太高的椅子上，摇晃着双腿，双手捧着那只还热的塑料杯，手指间的热度使我感到很舒服，还有这位好心人的粗嗓门，他面对我跨坐在椅子上。

警察的脸没有刮干净，喉结处有很多毛，耳朵里也长毛。夹肢窝底下、前额和嘴唇上面渗着汗，有时他不注意还把小汗滴咽下去。

“你会跟我一起留在那个房子里吗？”我轻声地问。

“不，伊卡尔，我不能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我们现在就去。”雷蒙边说边起身。

然后他把在隔壁办公室看了我们好久的迪戈米埃叫来：“你去负责一下梅兰的事，我黄昏时回来。”

迪戈米埃问我是否还想要一杯巧克力，我说“要”，雷蒙说：“没时间了。”我眼泪汪汪，雷蒙便去拿巧克力。

我小口把巧克力和滴在杯子里的眼泪一起喝了下去，然后我们走了。

在高速公路上，雷蒙打开收音机，席琳·迪翁在唱歌，我想到妈妈，当她把野花插到花瓶里时也唱这首歌。我的肚子咕咕直叫，我说：“我饿了。”

我们停在一家麦当劳门口，我要了一个奶酪汉堡和一杯可乐，雷蒙也一样。

“别担心，我的孩子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雷蒙说。

我喝可乐打嗝，逗得雷蒙直笑。

“你知道，”我对这位善良的警察说，“你也可以叫我笋瓜，刚才

我跟你说过但你没听到，只有女老师叫我伊卡尔，有时候我看着其他地方，以为她在跟别的人说话呢。”

“是你妈妈这么叫你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还有所有的朋友。”

我们重新上路，我望着路边的树木和房子，雷蒙在超越其他没开得那么快的车辆时照两边的小镜子。然后，警察的车子开出高速公路，进入乡间的小路上。

车子钻过一座桥，我看到一条河，雷蒙减速，说：“我们离得不远了。”

当我看着灰色的水面时，他说：“我们到了，孩子，多好的木板房，你不久就会像一只面团上的鸡^①。”

他拿着我的行李下了车，我呆在车里没动，因为我不想做面团上的鸡。

这房子像电影里的城堡。

一位满头白发穿着红裙子的太太从台阶上走下来，她跟手里一直拿着我的行李的警察说话，他们朝我这边看，并向汽车走来。

红衣太太把头伸过来，微笑地对我说：“来，伊卡尔，我要带你参观一下你的新家。”我躲开，下了车，只盯着小石块看。

“我叫帕皮诺夫人，”满头白发的夫人说，“但是你可以叫我杰纳维埃芙。”

我还是站着不动。

我听到雷蒙那粗嗓门说：“跟夫人问好，笋瓜。”我朝着小石

① 法语成语，意为“过得很舒服”。

块说：“您好！”并想：“这些人真逗，都要我叫他们名字尽管我们还不认识”。

“好，我要走了，”警察说，“还没完呢，我还有工作等着我。”

他把旅行袋放在台阶上，用手指抬起我的头。

“乖点，笋瓜。”

他抚摸我的头，我任他这样做，接着说：“雷蒙，你别走！”我抓住他的大手，并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颊上。

“我很快就会来看你的，孩子。”警察边说边慢慢地把他的手从我的面孔上抽回去，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，像是把对我的抚摸也带走了。

接着他吻了我的前额，挺起身说：“这事就是惨啊！”于是他上了他的车。

“做个好孩子，再见夫人！”

戴着眼镜的夫人说：“再见先生，谢谢！”

带蓝灯的车子倒退掉头走了。

我的喉咙发痒。

夫人拿起行李，转身对我说：

“来吧，伊卡尔，你应该饿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饿。”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们一起上了楼。